



“你的生命我的生命，原本就是一条命”，这是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一首歌曲的歌词。这句歌词，可谓形象地概括了人民艺术家王蒙《在伊犁》系列小说的内容。

王蒙曾这样总结新疆 16 年生活和之后长达数 10 年的新疆题材小说创作：“于我而言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深情的共同体。”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，特别是新疆题材小说的创作，王蒙为当代共同体叙事提供了生动案例。

以边疆视角讲述国家故事，讲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故事，是王蒙新疆叙事的底色。《在伊犁》系列小说，通过小说创作，展现了各族人民心连心的生活图景。王蒙把新疆视作第二故乡，多次表达了自己对新疆生活的热爱，新疆各族人民又何尝不是带着同样的情感热爱这位人民艺术家呢？在代序《故乡行——重访巴彦岱》中，王蒙写道：“你们支持我、帮助我，知心知己，亲如兄弟，你们给了我多少温暖和勇气！不是吗？当我来到四队庄子上，看望伊斯拉克老爹的时候，他激动得哭个不停。心连心，心换心啊！此意此情，夫复何求？”

《在伊犁》是一个怀人系列，王蒙写了常发奇思妙想的还乡知青阿麦德，写了热爱集体、喜欢思索的穆敏老爹，写了吹牛但能干的汉子依斯麻尔、忠诚善

那些难忘的美好

——读新版《在伊犁》

良的木匠马尔克、追求爱情的姑娘爱弥拉，还有内地支边的工人与干部们。16 年的新疆生活和劳动经历，让王蒙热爱当地人、懂得当地人，并以相处过、遇见过的各族群众为原型，塑造了一个个幽默、风趣、朴实、善良但也有缺点和不足的人物形象。读着读着，我不禁想笑、想哭、想赞赏、想叹息！各族同胞的话语和情态在他笔下呈现出既生动又亲切的气息。对于新疆而言，王蒙是有着“两个舌头”的能人（在维吾尔语中，语言与舌头是同一个词，会两种语言的人通常被称为“有两个舌头的人”）。虽然多民族大杂居、小聚居的特点让新疆有“两个舌头”的人不在少数，但在能干之外，我深感作家王蒙又多了一支特别敏感的笔和一颗特别体贴的心——他在与各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常生活中，捕捉到他们的情感与心绪，于他们的为人处世之中看见他们的品格。得益于深谙那里的语言、生活、习俗，他不仅看到每个人的不同境遇，还感受到各族人民精神血脉里流淌着的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。

《在伊犁》系列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，营造了一个各民族交流融通的空间。一方面，它不断打破内地读者既定的阅读情境，用真实、幽默以及方言描绘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边疆风光和生活图景。另一方面，它也打破新疆少数民族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认知模式——通过另一个“我”，一个在我们中间生活了 16 年、具有“两个舌头”优势的“老王”，让习以为常的新疆方言艺术化，成为文学里的绝佳风景。不同地域的读者们在王蒙新疆题材小说营造的话语空间中穿梭、交流，又都能把自己的感觉编织

进去，从而衍生出更多关于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、交心的新话题，这是王蒙新疆题材小说历久弥新、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的原因。

《在伊犁》还呈现出跨语言写作的实验性。系列中的大多篇章无论在结构还是语言风格上，都特别有“新疆味”，这是王蒙致力追求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表达的结果。他曾说，他是用维吾尔式思维方式构思，用维吾尔语构想一些用词，再把这些词翻译成汉语，从而完成写作的。为适应这种跨语言写作方式，在小说中，他经常“暴露”自己的身份，告诉读者自己正在与人物交流、与读者交谈、与作品交互。这种“一分为二”，还常常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。互为镜像又互相融通，让作家和读者自由地穿梭于虚拟和现实交织的场域中。

《在伊犁》后记中，王蒙写道：“虽然这一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是那动乱的 10 年，但当我写起来，当我一一回忆起来以后，给我强烈冲击的并不是动乱本身，而是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，我们的边陲、我们的农村，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么多的善良、正义感、智慧、才干和勇气，每个人的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热的火焰，那些普通人竟然那样可爱、可亲、可敬，有时候亦复可惊、可笑、可叹！即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年月，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、丰富、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气。真是令人惊异，令人禁不住高呼：太值得了，生活！到人民里边去，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！”

太值得了！这是王蒙对新疆这片辽阔大地的认识、对各族人民生活的认识，又何尝不是我们读《在伊犁》时的感受呢？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

《命若朝霜》



本书从法律社会史角度解读《红楼梦》，聚焦 12 位（类）女性角色，对应 12 个清代法制问题，整理与《红楼梦》中事件类似的清代司法案例，剖析清代女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，考察了清代性别、家庭、法律、政治间的互动与演变。作者综合多重视角，立足“法学与文学”研究路径，聚焦人口拐卖、生育、财产分配、官员考核等社会议题，分析了《红楼梦》作者及书内女性角色如何受到当时礼教与法律的限制、如何做出反抗与批判，展示了清代法律与社会的风貌。

作者柯岚，学者，央视《法律讲堂》主讲人。著有《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》《法哲学中的诸神之争》等。

《人鱼之间》



作者张天翼以华丽、灵动而不失幽默的笔触，重写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，将现代性思考、情感和生活经验融入其中，重构了一个看似真实又充满梦幻的神秘世界。在故事里，“公主”不再是等待救援的弱者，而是握紧拳头的勇士；“王子”不再是英雄，而是面临情感困惑的普通人；海狮与鹰也懂得什么是爱……在真与幻之间，歌与泪之间，爱与痛之间，《人鱼之间》是成年人心中的童话，是搭建在现实与幻想之地的天梯。

作者张天翼，写小说的手艺人。已出版小说集《如雪如山》《扑火》等、散文集《粉墨》，曾获朱自清文学奖、“钟山”之星”文学奖、燧石文学奖等奖项，有作品改编成电影上映。



重拾青春回忆

——再读韩寒《三重门》

捧读韩寒的《三重门》，我已人到中年。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我 18 岁。我从小喜欢读书、喜欢上语文课，而且幸运的是，我初中和高中的几位语文老师都是“文学青年”，所以，我对语文课总是充满了热情。青春的梦，总是单纯而稚气，似乎离人生的长路还很远。

那会儿，十七八岁的年龄，并不太懂什么叫“偶像”，但对于喜欢上语文课、喜欢阅读和练笔的我来说，韩寒成了我青春时代的第一个偶像。《三重门》就是在我们懵懂、青涩、单纯的年纪出版的，但同龄人韩寒文笔一点都不青涩。当我读了他的文章，从报刊的介绍中得知，他在全国的作文大赛中得奖，从而崭露头角，令许多文坛前辈都刮目相看，大有成为作家的潜质，这些对于我来说便是“偶像”光环。

课余时间，我总不忘留意韩寒刊发在报纸上的文章，尽可能找来阅读，而有的文章还附着他帅气的照片。就是从那时开始，

我也尝试着写作，尝试着投稿，想象着有朝一日也能像韩寒那样出版一本自己的书。不过，我终究没有他那样的才华和锋芒，只在单纯和憧憬里一天天成长，一天天度着校园里的青春岁月。年少有梦，但不是每个人的梦都会成真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人到中年，韩寒也是。这期间，年少成名的他被许多人寄予厚望，而他也不负众望，犀利老练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。《三重门》之后，他又有许多作品问世，且部部畅销，但《三重门》的知名度最高，在一代人中的影响也最大，作为青春的烙印，留在了我们逝去的韶华里。

这些年，我仍时时想起《三重门》。某一日在图书馆落满尘垢的书架上看到这本书，内心一下子不再平静，有喜悦，有意外，不由得抽出来翻看，边看边浮现出一幕幕青春画面。于是，我借了这部当年风靡一时的小说，想看看韩寒用青春的文笔讲述的故事，也想让自己重回一次少年。

林雨翔、马德保、罗天诚、沈溪儿、梁梓君、苏珊……听这些名字，就浮现出一张张青春的面孔。小说的主人公林雨翔是一位才思敏捷、有着不凡文学天赋的中学生——这不就是韩寒自己嘛。林雨翔在全国作文大赛中获奖，引得许多慕名者给他写信，而这些

慕名者就有当年的我。读到此处，不禁暗暗失笑，生活永远是文学的源泉。

校园生活总归是单纯的，但 17 岁的韩寒不仅写校园，更把笔投向了校园之外的社会，既写成长的快乐，又写成长的烦恼，既描摹学生，又刻画成人，尤其触及了“早恋”等多个当年的敏感话题。在学校、家庭、社会构成的“三重门”里，每个学子都是成长不易、成才更难，或许这就是韩寒所要表达的主旨。

中年读《三重门》，领悟更深了，觉得这部小说当年提供了一种活泼而新颖的写作模式，难怪引得文坛前辈刮目相看。然而，青春过于短暂，我们很快就长大了，《三重门》成为风行一时的青春文学、校园文学，如今也被淡忘了。中年再读，虽觉当年的韩寒文笔不免青涩，但仍惊叹——17 岁的他好像没有不敢写的，笔下旁征博引、旁敲侧击、嬉笑怒骂、妙语连珠，还很叛逆，有些玩世不恭，但思想成熟、年少志大，纵然言语里透着些“狂”，但这就是青春的棱角。

《三重门》里，随处可见“韩寒式”的幽默和尖锐：

“小镇沸腾得差点蒸发掉。”“把不满放在肚子里，仅供五脏之间的交流。”“家庭就像一座山，双方都要拼命往上爬，而山顶只

容一个人站住脚。”“对男人而言，骂人并不是一种本能，骂女人才是本能。”“别人欠你一笔钱，拖着久久不还，你已经断然失望，这时，那人突然还钱了，你便会觉得那仿佛是身外之财，不是你的钱。”“名气就仿佛后脑勺的头发，本人是看不见的，旁人却一目了然。”“天下最大的勇气都仿佛昙花，只在夜里短暂地开放。”“其实说穿了，名誉和猴子差不了多少，它们的任务都是供人取乐逗人开心。”……

这些句子，现在读来都觉得情思高妙，何况出自一个 17 岁少年的笔下。

《三重门》是新世纪初校园文学、青春文学的肇始，是当代学子写下的《青春之歌》，也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作家创作的《围城》，甚至可以称其为韩寒的“自传体”小说。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，特别是充斥着一些“无厘头”和不着边际的含沙射影，但不管什么样的不足，请别忘了，这是一个 17 岁的少年写下的长篇，不仅是他本人的青春记忆，更是所有和他同龄的中学生都有过的青春记忆。

青春是宝贵的，青春的文字同样可贵，感谢韩寒，让我们在缅怀过往的时候，不至于脑海空白。这是文学给予我们的馈赠，更是韩寒写给同代人的青春纪念。 许玮